



07143

雜家類總題

漢藝文志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名法知國體
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漢者爲之則漫
羨而無所歸心

隋經籍志雜者兼儒墨之道通衆家之意以見王者之化
無所不貫者也古者司史歷記前言德行禍福存亡之道
然則雜者蓋出史官之職也放者爲之不求其本材少而
多學言非而博是以雜錯漫羨而無所指歸矣

鬻子題辭

楚鬻熊撰熊年九十見周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
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臣尚少也文王師之
封爲楚祖著書二十二篇蓋子書之始也藝文志屬之
道家宋志列于雜黃氏疑爲戰國處士所託不然能旣
年九十始遇文王胡乃尚說三監曲阜時事邪或者其
徒名政者之所記與然不可考矣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八

雜家類 鬻子

政曰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能必忠而不能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故非非者行是惡惡者行善而道諭矣

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政問人有大忘乎對曰有文王曰敢問大忘奈何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

昔之帝王所以爲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爲功者以其民也力生於神而功最於吏福歸於君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故其道首首然萬世爲福萬世爲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

政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撰卿相矣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士秩出焉卿相君侯之本也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而不肖見於行雖自謂賢人猶謂

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

禹之治天下也得皋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黯得季子寧得然子堪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以天下治

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誦伊尹涅里且東門虛南門蟻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二十七世積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得四海之士為銘於篋籥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此之謂五聲是以禹嘗揚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是以四海之士皆至是以禹當朝廷間也可以羅爵

百家類纂

卷之二

二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有國無國智者治之智者非一日之志治者非一日之謀治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而不知所避發教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凡萬物皆有器故欲有為不行其器者雖欲有為不成諸侯之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

天地闢而萬物生萬物生而人為政焉無不能生而無殺

也唯天地之所以殺人不能生人化而為善獸化而為惡人而不善者謂之獸有天然後有地有地然後有別有別然後有義有義然後有教有教然後有道有道然後有理有理然後有數日有冥有旦有晝有夜然後以為數月一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四者皆陳以為數治政者衛也始終之謂術

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戒之曰與殺不辜寧失有罪無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戒之封誅賞之慎焉

語子終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八

三

論語

子曰民無以異也四時皆如也

子曰民無以異也四時皆如也

子曰民無以異也四時皆如也

子曰民無以異也四時皆如也

本生

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不知輕重則重者爲輕輕者爲重矣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適焉適焉性惡得不傷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

百家類纂

卷之廿八

五

中

招墜也

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以便一生生無不

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則神蘇矣目明

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

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

宙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若天地然上爲天子而不

驕下爲匹夫而不偕此之謂全德之人貴富而不知道適

足以爲患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廢之

機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

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

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

重已

種至巧也人不愛倅之指而愛已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已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爲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爲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一曙旦失之終身不復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師也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不可未始有別也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太惑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勳也而牛不可行逆

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椽而牛恣所以之順也世之人主貴人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廢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爲高臺味不衆琺衣不燂熱燂讀熱則理寒理寒則氣不達味衆琺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鞞讀中大鞞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昔先聖王之爲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其爲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濕而已矣其爲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其爲飲食醢醢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其爲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

非刻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

貴公

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
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
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
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
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將
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荆人有遺弓者而不
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
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七

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
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
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鬪大兵不寇
去私

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
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黃帝言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
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
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晉平公問於祁黃
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
曰解狐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讐也平公曰
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君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

尉其誰可而爲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墨者有鉅子腹蘧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也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蘧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弗誅腹蘧不可其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爲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爲庖矣王霸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而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爲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爲王伯矣

貴生

堯以天下讓於子州友父子州友父對曰以我爲天子猶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於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

之所欲得而為君也。曾君聞顏闔付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餒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由重生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貴富驕得道之人，其不相知，豈不悲哉！故曰：道之真以持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徇物，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為也？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夫生豈特隋侯珠之重也哉？子華子曰：「全生為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為下。」故所謂尊生者，全生之謂；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虧生則於其尊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也。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於不義，故不義迫生也。而迫生非獨不義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故雷則揜耳，電則揜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惡，而必不得免，不若無有所以知無有所以知者死之謂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

鼠之謂也嗜酒者非敗酒之謂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
情欲

古人得道者生以壽長聲色滋味能久樂之矣故論早定
也論早定則知早畜愛也知早畜則精不竭秋早寒則冬
必煖矣春多雨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雨而况於人類乎
人之與天地也同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故古之治
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也尊酌者衆則速盡萬物之酌大
貴之生者衆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又
損其生以資天下之人而終不自知功雖成乎外而生虧
乎內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視口不可以食

當染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一

十

墨子見染素絲者而難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
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臯陶
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
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
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羊辛岐踵戎殷紂染於
崇侯惡來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
杼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僂舉
天下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
晉文公染於咎犯郤偃荆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筮吳王
闔廬染於伍員父之儀越王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

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張柳
朔王生中行寅染於黃籍秦高彊吳王夫差染於王孫雄
太宰嚭智伯瑤染於智國張武中尚染於魏義樞長宋康
王染於唐鞅田不禮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皆殘亡身
或死辱宗廟不血食絕其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
下之貪暴可羞人必稱此六君者故古之善爲君者勞於
論人而佚於官事得其經也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
勞耳目國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則所染不
當所染不當理奚由至六君者是已非獨國有染也孔子
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魯惠公使宰讓詣郊廟之禮於天
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此二
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
稱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王
公大人從而顯之有受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乏絕子貢
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
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于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繫
李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
所染者得當也

由道

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猶表之與影若呼之與響善釣
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代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
良也善爲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厚也水泉

深則魚龍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鹿草茂則禽獸歸之
人主賢則豪傑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
彊令之笑不樂強令之哭不悲彊令之爲道也可以成尔
而不可以成大缶醯黃蚋聚之有酸徙水則必不可以羶
致鼠以冰致蠅雖工不能以茹魚去蠅也愈至不可以羶
致之之道去之也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罰雖重刑雖
嚴何益

盡數

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爲利莫不
爲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于
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

百中類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
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
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
害矣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精無氣之
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爲飛揚集於走獸與爲流行
集於珠玉與爲精明集於樹木與爲茂長集於聖人與爲
雙大也明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
良之因長而養之因智而明之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
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也處頭則爲
腹爲風處耳則爲聾爲聾處目則爲矇爲盲處鼻則爲鼽
爲窒處腹則爲脹爲府處足則爲痿爲廢輕水所多禿與

瘦人重水所多。腫與癯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疝與瘞人。苦水所多。疔與癰人。凡食無韃厚味。無以烈味。重酒。是以謂之疾。首食能以時。身必無災。凡食之道。無餓。無飽。是之謂五藏之葆。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將之以神氣。百節。虞歡咸進。受氣飲必小咽。端直無戾。今世上。卜筮。禱祠。故疾病愈來。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備于招。何益於中。夫以湯止沸。匕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故巫醫毒藥。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為其末也。

先已

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自知。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子貢。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八

十三

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為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脩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松柏成而塗之人已蔭矣。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有語寡人曰。為國家者。為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為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乎。

論人

主道約。君守近。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其索之彌遠者。其推之彌疏。其求之彌彊者。失之彌遠。何謂反諸己也。適耳目節嗜欲。釋智謀去巧故。而游意乎無窮之次。事心乎。

自然之塗若此則無以害其天矣無以害其天則知精知
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凡彼萬形得一後成故知三則
應物變化澗大淵深不可測也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
息也豪士時之遠方來賓不可塞也意氣宣通無所束縛
不可收也故知知一則復歸於樸嗜欲易足取無所厚不
可得也離世自樂中情潔白不可量也威不能懼嚴不能
恐不可服也故知知一則可動作當務與時周旋不可極
也舉錯以數取與道理不可惑也言無遺者集肌膚不可
革也讒人困穷貧者遂與不可匿也故知知一則若天地
然則何事之不勝何物之不應

勸孝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十四

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
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人親不得其所
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願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理義生
於不孝也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為圣人聖人生於
疾趨也學不疾孝而能為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疾學
在於尊帥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故性教者不仕召師者
不化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
彊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孝者處不化不聽
之勢而以自行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
入水而惡濡也凡說者兌之也非說之也今世之說者多
弗能兌而反說之夫弗能兌而反說是拯溺而磨之以石

也是救病而飲之以薑也使世益亂不肯主重惑者從此
生矣故爲師之務在於勝理在於行義勝理義立則位尊
矣王公大人弗敢驕也上至於天子朝之而不慙凡遇合
也合不可必遺理釋義以要不可必而欲人之尊之也不
亦難乎

尊師

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
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摯湯師小臣文王
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隴
會秦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申巫吳
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此十

百不類

卷之二八

十五

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
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
滅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孝其聞不若聾使其
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孝其言不
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故凡孝非能益也
逆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孝子張魯之
鄙家顏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
駟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孝
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孝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
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有此爲天下名
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孝凡孝

必務進業心則無營疾諷誦謹司間觀雖偷聞書意順耳目不逆志退思慮求所謂時辨說以論道不苟辨必中法得之無矜失之無慙必反其本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為貴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節為務此所以尊師也故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身成則為人子弗使而孝矣為人臣弗令而忠矣為人君弗彊而平矣有大勢可以為天下正矣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為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

用衆

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雖不足猶若有跖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醜不能惡不知病矣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尚矣雖桀紂猶有可畏可取者而况於賢者乎故學士曰辯議不可不為辯議而苟可為是教也教大議也辯議而不可為是被褐而出衣錦而入戎人生乎戎去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可以為賢主也其所生長者不可

耳故所生長不可不察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夫取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也

大樂

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七沌七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成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具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澹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七樂有具必節嗜慾嗜慾不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

百家類纂

卷之五

七

侈樂

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七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咎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為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則先寶之情矣乱世之樂與此同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之聲則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以此為樂則不樂故樂愈侈而民愈鬱困愈乱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圣王之所為貴樂者為其樂也夏

樂敷紉作爲後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爲美以衆爲
觀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
量宋之衰也作爲千鍾齊之衰也作爲大呂楚之衰也作
爲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
其樂不樂也 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其王之與樂也
若水之於炎日反以自兵 殺也 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
侈爲務故也

適音

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情欲色心弗樂
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芬香心弗樂芬香在前弗嗅口
之情欲滋味心弗樂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

百家類纂

卷之六

十五

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
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夫樂之
有適心非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大欲安而惡危欲榮而
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
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
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於勝理夫
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弗容則橫塞
橫塞則振動大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
詹不詹則窕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豁極豁極則不
鑿不鑿則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
持不持則怒故太鉅太清太下太濁皆非適也何謂適衷

音之適也何謂衰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黃鐘之宮音之本也清濁之表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

古樂

樂所由來者尚也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昔古朱襄氏炎帝之別號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爲五絃必以采陰氣以定群生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

百家類纂 卷之五十八

十五

闕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隄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吹日含少吹制十二筒以之阮隄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此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爲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嗶嗶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乃令鱣先爲樂倡鱣乃偃

浸以其尾故擊也其腹其音英帝嘗命咸黑作為擊歌九

招六列六英有倅作為擊鼓鐘磬吹管埙篪鞀推鐘帝

響乃令人拊擊西相拊或鼓鞀擊鐘磬吹管展管篪因令鳳

鳥天翟舞之帝嘗大喜乃以康帝德帝克立乃命質為樂

樂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輅置缶而鼓之乃拊

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叟乃拊分也

五絃之瑟作以為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

立仰延乃拊瞽叟之所為瑟益之八絃以為二十三絃之

瑟帝舜乃令管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禹立勤勞天

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膠水以導河疏

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臯陶作為夏籥九

成以昭其功殷湯即位夏為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

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罪功名大成黔

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為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

其善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

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即位以六師伐

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

乃命周公作為大武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

人服象為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遂之至于江南乃為三

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非獨為一世之所也

音初

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也成於外而化乎內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資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為觀也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世濁則禮煩而樂淫鄭衛之聲桑間之音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說流辟譎越恇濫之音出則滔蕩之氣和慢之心感矣感則百姦衆辟從此產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樂和樂以成順樂和而民鄉方矣

用兵

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怒咎則賢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互相侵也立見天下無

百家類纂

卷之三六

廿一

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饑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恃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恃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恃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且兵之所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資者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連反兵也侈鬪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

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說雖強詭雖办文本雖博猶
不見聽故古之圣王有義兵而無有無兵兵誠義以誅暴
君而振苦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
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若強弩之射於深谿也若積大
水而失其壅隄也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而况於暴君乎

禁塞

先王之法曰爲善者賞爲不善者罰古之道也不可易今
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
者莫甚焉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
救守不可取惟義兵爲可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
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使夏桀紂無道至於此者幸

也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使晉厲陳靈宋
康不善至於此者幸也若令桀紂知必國亡身死殄無後
類吾未知其厲爲無道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瑤知
必國爲丘墟身爲刑戮吾未知其爲不善無道侵奪之至
於此也晉厲知必死於匠麗氏陳靈知必死於夏徵舒宋
康知必死於溫吾未知其爲不善之至於此也此七君者
大爲無道不義所殘殺無罪之民者不可爲萬數壯佼老
幼胎臏之死者大矣平原廣堙深谿大谷赴巨水積灰填
溝洫險阻犯流矢蹈白刃加之以凍餓饑寒之患以至於
今之世爲之愈甚故暴骸骨無量數爲京丘若山陵世有
兵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動心矣亦可以悲哀矣察此

其所自生生於有道者之廢而無道者之恣行無_レ道者
之恣行幸矣故世之患不在救守而在於不肖之者幸也
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賢者疑矣故大亂天下者
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

論威

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猶
不得已也舉凶器必殺_レ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_レ所
以懾之也敵懾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故古之至兵才
民未合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炮鼓干戈哉故善
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窅窅乎冥冥吳知其情
此之謂至威之誠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

百家類纂

卷之五十八

二二

於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決
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飛起鳧
峯死厓之地矣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雖有大川之塞則
陷之拜氣專精心無有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
已矣冉叔誓必死於田侯而齊國皆懼豫讓必死於襄子
而趙氏皆恐成荊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又况乎萬乘
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刃未接而欲已得矣
敵人之悼懼憚恐單蕩精神盡矣咸若狂鼯形性相離行
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有險阻要塞銛兵利械心無敢
據意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今以木繫木則
泮折也以水投水則散以水投水則沉以塗投塗則陷此

強後先後之勢也夫兵有大要知謀物之不謀之不禁也則得之矣專諸是也獨手舉劍至而已矣吳王壹成又况乎義兵多者數万少者數千密其躡路開敵之塗則上豈特與專諸議哉

簡選

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係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鋤耨白旌可以勝人之長鉞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也別為是鬪因用惡劍則不可簡選精良器械鈹利矣之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為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王

百家類纂

卷之五十八

二四

子慶忌陳年猶欲劍之利也簡選精良器械鈹利令能將將之古者有以王者矣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闔廬是矣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郟遂禽移大犧登首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既奔走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資良順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為禽顯資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親躬如周視人如已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為天子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人以為兵首橫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南至石梁西至鄆郟止至今文中山亡邢狄人滅衛桓公更立邢于

夷儀更立衛于楚丘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銳卒千人
先以接敵諸侯莫之能難反鄭之埤東衛之畝尊天子於
衡雍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止者三千人以為前陣
與荆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東征至于庫廬而伐至於巴蜀
北迫齊魯令行中國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
欲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統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
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為而不足專恃此勝之
一策也

決勝

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敵孤獨則上下
虛民解落孤獨則父兄怨賢者誹亂內作智則知時化知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一

二五

時化則知虛實盛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勇則能
決斷能決斷則能若雷電飄風暴雨能若崩山破潰別辨
賈隊若鷲鳥之擊也搏攫則殪中木則碎此以智得也夫
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
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戰怯則北戰而勝者
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儻忽往來
而莫知其方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故商周以興桀紂以
亡巧拙之所以相過以益民氣與奪民氣以能鬪衆與不
能鬪衆軍雖大卒雖多無益於勝軍大卒多而不能鬪衆
不若其寡也夫衆之為福也大其為禍也亦大譬之若魚
深淵其得魚也大其為害也亦大善用兵者諸邊之內莫

不與圖雖廝與白徒方數百里皆來會戰勢使之然也幸也者審於戰期而有以羈誘之也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以爲己固因敵之謀以爲己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勝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夫兵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搏隱則勝闡布也矣微則勝顯矣積則勝散矣搏則勝離矣諸搏攬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也

受士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三六

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也救之義也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矣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爲敗右服失而楚人取之見楚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爲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轡矣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扎矣楚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闘於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也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愛人乎

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為其君死矣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愠曰譖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為利敵皆以走為利則刃無與接故敵得生於我則我得死於敵上得死於我則我得生於敵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哉此兵之精者也存亡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八

二十七

精通

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慈石召鐵或引之也樹相近而靡或軒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為心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夫賊害於人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殽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德也者萬民之宰也月也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聖人形德乎已而四荒咸飭乎仁養由基射先中石矢乃

飲羽誠乎先也伯樂李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宋
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
十九年刃若新劇研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
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
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
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為舍民覩
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
也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
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已而
發乎人豈必強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
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自覺而問焉

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
父母也一体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
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
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
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節喪

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
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
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
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
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也故有葬死之義

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相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柱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伐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槨所以避螻蛄蟻地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爲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爲榮儉節者以爲陋不以便死爲故而徒以生者之

非譽爲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息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塗古抽肝以求之野人之無聞也忍親戚兄弟知

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爲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一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况於亂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合珠鱗施玩好貨寶鐘鼎壺盞輦馬衣被戈劍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奏之室棺槨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

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

之以大輜羽旄旌旗如雲僕嬰以督之珠玉以佩之黼黻文章以飭之引縹者左右萬人以行之以軍制立之然後可以此觀世則美矣侈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苟便於死則必貧國勞民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爲也

異寶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猶其所取彌猶

百家類纂

卷之五十八

三十一

至忠

至忠逆於耳倒於心非賢主其孰能聽之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人主無不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人時灌之則惡之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荆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兒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爲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

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咒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當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美也。行矣，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為勸人，不知不為沮行，無高乎此矣。齊王疾瘠，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強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也，必幸臣與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期也。如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履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叱而起疾，乃遂。已而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德於治世，易忠於濁世，唯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為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

當務

亦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惑而棄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貴亦者，為其由所論也。所貴信者，為其遵所理也。所貴勇者，

為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為其當務也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妾意關內中藏丕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備說非六王五伯以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淫湎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故死而操金椎以堯曰下見六王五伯將穀擊也其頭矣辯若此不如无辯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判王聞之乃不誅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三二

無信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于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為於是具染或醬而已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後生紂也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用法若此不若法

介立

以貴富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窮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万乘而介

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
不正也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賦詩曰有龍
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
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擣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
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諱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
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
釜蓋登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
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
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唇乾嗌日夜思
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万俗遠矣
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
丘見而下壺餐以饋之爰旌目三饋之而後能視曰子何
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諱汝非盜耶胡爲
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客啞
然遂伏地而死鄭人之下詢也莊疇之暴郢也秦人之圍
長平也韓荆趙此三国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
衆庶皆多壯矣因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請以避死其卒
遁而相食不辨其義冀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
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今此相爲謀豈不遠哉

不侵

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爲人以身爲人者如此其重也而
人不知以奚道相得資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

交手而不辭其愚讓公孫弘是矣當是時也管伯孟嘗君知之矣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必自知之然後可

應同

類固相招氣同則合聲比則應鼓官而官動鼓角而角動平地注水流濕均薪施火火就燥山雲草莽水雲角鱗旱雲燁火雨雲水波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龍致雨以形逐影師之所處必生棘楚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八

三十四

命安知其所夫巢覆毀卵則鳳凰不至剝獸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物之從同不可爲記子不遮乎親臣不遮乎君君同則來異則去故君雖尊以白爲黑臣不能聽父雖親以黑爲白子不能從黃帝曰芒味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名帝者同氣王者同義霸者同力勤者同居亡者同名則猶矣其智万猶者其所同万猶其智万精者其所同万精故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

謹聽

昔者之一木而三捉万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通乎

已之不足也通乎已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倫易乎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固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國之主反此乃自貧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聽者自多而不得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亂之定敗之成危之靈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詩而不足以舉故人主之性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知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過矣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也惡得貧天下而試禹斷之於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其次非知覲於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則問不能則孝周箴曰夫自念斯孝德未暮孝貧問三代之所以昌也不知而自以為知百禍之宗也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貧者貧者之道年而唯知妙而唯見故見貧者而不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深知貧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主貧世治則貧者在上下不肖世亂則貧者在下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強者勝弱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今之世當之矣故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則於四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為而不成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

故文王得之而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
得之知之與不知也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今
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

孝行

此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
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務其本也
務本莫貴於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
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
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
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
後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今有人於此行於親

百家類纂

卷之五

三六

重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孝道先王之所以治天下
也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
光耀加於百姓寃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曾子曰身者父
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
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
陣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災及其親敢不敬乎商書曰刑
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五貴德
貴仁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謂
貴德為其近於天也所謂貴仁為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
為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為其
近於弟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

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文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聲維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

本味

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驢不自千里也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爨以燿火釁以犧假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爲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羣之蟲水居者腥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八

三七

肉攫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用也凡味之本

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爲紀時疾時徐臧腥

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

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

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

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濃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

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膩肉之美者猩猩獸名之唇羶匕之

炙雋鱣鳥名之翠述湯獸名之擊踏也旄鹿牛象獸也之

約美也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占卯字沃民所食魚

之美者洞庭之鱖東海之鮪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

珠百碧雀水之魚名曰鱸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

飛游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指姑之東中
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馬餘晉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
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
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菌
鱸鮪之醢大夏之鹽宰楮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飯之
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稌南海之秬水之美者
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泉水白山之水高泉
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
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東青鳥之所
有甘櫨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馬之
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
不可彊為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已成而天子成天子
成而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己所以成人也聖王
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

義賞

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
當亦然姦偽賊亂貪戾之道興久興而不息民之讎之若
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郢人
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賞罰易而民安樂氏羌
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
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昔晉文公將與楚
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柰何而可咎犯對

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
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
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僞之
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
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
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
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
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
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賞重則民移
歸也之民移之則成焉成乎詐其成毀其勝敗天下勝者
衆矣而霸者乃五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勝而不知
勝之所成與無勝同秦勝於戎而敗乎穀楚勝於諸夏而
敗乎相舉武王得之矣故一勝而王天下衆詐盈國不可
以爲安患非獨外也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
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
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
臣之禮者惟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
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莫敢失禮爲六軍則不可易
此取代東迫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
智伯斷其頭以爲觴遂定三家豈非用賞罰當耶

遇合

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此

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於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於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不於無人以此遊僅至於魯司寇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議論者寡所遇惡得不苟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五聲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惡得不苟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謬越王不善爲野音而反善之說之道亦有如此者也有爲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爲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姑妯知之曰爲我婦而有外心不可畜因出之婦之父母以謂爲已謀

者以爲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宗廟之戒天下之失亦由此矣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莫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若人之於滋味無說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文王嗜菖蒲殖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糜雄穎廣顏色如淡頰垂眼臨鼻長肘而盤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讎糜往謝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客有

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喪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衰夫不宜遇而遇者則必廢宜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

愼六

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湏史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四

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善持勝者以術彊弱

權勳

利不可兩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荆龔王與晉厲公戰於鄆陵荆師敗龔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搯黍酒而進之子反叱曰

皆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却也豎陽穀
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甘而下
能絕於口以醉戰既罷龔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
子反辭以心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
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
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
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
之人其心以忠也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
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
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獻公
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
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奈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
必不吾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
府也猶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也君奚患焉獻公許之乃
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
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
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
之勢是也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齒寒夫虢之不亡也恃虞
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
矣奈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
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璧牽馬而報獻公喜曰璧則猶
是也馬齒亦薄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中山之國有

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於智伯夫智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爲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爲權而子述之不祥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欲鐘之心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夙繇之說塞矣凡聽說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昌國君樂蒙也將五國之兵以攻齊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吐而訾之曰不戰必划右類掘若壘觸子苦之欲齊君之貶於是以下天下兵戰戰合擊令而却之卒北天下兵乘之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達子又帥其餘卒以軍於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齊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惡能給若金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此貪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

下賢

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

爲天子而不驕倨富有天下而不騁夸卑爲布衣而不墮
攝貧無衣食而不憂懼狠乎其誠自有也覺乎其不疑有
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忽忽乎其
心之堅固也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迷乎其志氣之遠也
昏乎其深而不測確乎其節之不痺也就就乎其不肯自
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假乎其輕俗誹譽也以天爲法以
德爲行以道爲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精充天地而不
竭神覆宇宙而無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
其端莫知其源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至貴士有若
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近
可得之矣堯不以帝見善繼北面而問焉堯天子也善繼

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繼得道之士也得道之
人不可驕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故止面而問焉此
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賢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
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
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
而成之故曰成王不惟以身下士邾齊桓公見小臣稷一
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
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驚祿爵者固輕其
主其主驚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祿爵吾庸敢驚霸王
王乎遂見之不可止世多舉桓公之內行內行雖不修霸
亦可矣誠行之此論而內行脩王猶少子產相鄭徃見靈

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其唯子產乎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乃也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人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故賢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實者其禮之禮士莫高乎節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荊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卿

貴因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四十五

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內訌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遠塗也蹕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彌子瑕見衛夫人因也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者無敵國雖大民雖衆何益

